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法藏碎金錄卷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王爾烈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中書臣范來宗

謄錄監生臣宋允辰

欽定四庫全書

法藏碎金錄卷九

宋 晁迥 撰

吾諦觀人世誣誣然趣死者如百川東注也其死所有  
二馬觸名位之禍機冒衽席之畏途能不爾者萬萬  
中或有一二

梁劉慧斐解官寓居於廬山東林寺人稱之為離垢先  
生唐司空圖辭榮退隱於中條山王官谷自號曰耐  
辱居士夫如是則出塵之想自古而然故予亦立居

士之名曲士相譏出何典記

道家之導引本乎動者也禪家之宴寂本乎靜者也夫  
動靜交相養吾從事於斯矣

身端心虛美妙恬愉無戀無厭非智非愚今我如此塊  
然而孤

味道逾深晚年自覺矛盾對敵舉世多然針芥相投會  
意難得伊子晦迹非愛絕交

人愛寵祿之重厚我愛身心之輕安情既相睽道固難

合所以人不我知我亦不求人知

窮理盡性了然而洞分澄神定靈湛然而不動道人智  
力大率如此

予之眼根眩爍見妙光耳根鏗琤聞妙音意根惺惚知  
妙法三妙不失久而純熟亦可入精微之境界

唐中岳隱士栖真子施肩吾作三住銘及靈響詞皆叙  
述習靜而聞其妙音謂之小兆盖言道家真應之朕  
兆也予今年八十而耳中素聞靈響越一紀矣今益

清緊每凝聽之際音息混融身心條暢非止為小兆之符契抑亦資大事之因緣喜而復書聊以自警

前輩有詩云塵海茫茫萬古深是非波浪至於今其中名利為香餌釣盡人間不了心又有詩句云舉世盡遭名利染何人不帶是非行因知名利之生是非如形聲之有影響古今皆然若有天賦至奇大士豁然而悟理挺然而抗志躍出此四者之域特立獨行於妙妙之道者吾當尊之曰大人先生

涅槃經云智者言乃至出息入息之頃我當於中精勤  
修道護持禁戒說法教化利益衆生予詳此說夫出  
息入息之頃何暇說法教化利益衆生哉大約以修  
行激切無暫廢時之意也予太老矣雖不能為利他  
之利且以此語為準而急於自利息息之頃時最少  
者我當於中檢情攝念澄神定靈依觀音入流圓照  
法門隨分增修不令虛過而已時之更多即可知也  
亦不計其應驗亦不更有詢求予志如此定矣

立至理奪妄情奪而勝也事日銷去存至誠住妙境住而安也道日深固二法交濟為具足智

自得思修之慧爰資決定之志究觀萬萬空了知一空期於八面受敵巍巍而不動百慮致力多多而益辦唯不空之一不令起二無辭外禦之勞如增富有之利老用此法沒齒而已

反聽無聲之聲清警而徹不容有念聯綿而生隨時隨處詳練純熟老年自得切於斯矣



可損之事即日而改自生之智即時而書撫已諦思亦足為學道之人矣

予讀三家之書各有所得而愛之讀儒家流之書得大雅之法愛其所說行之端確而無邪讀道家流之書得大觀之法愛其所說智之曠達而無滯讀禪家流之書得大覺之法愛其所說性之圓融而無礙是三法者闕一不可曷爭勝負而分彼我哉

究觀自古以來明道之淺者高士也且不願以官拘其

身明道之深者聖人也又不願以身拘其神噫伊子此說中智以下覽之必大驚疑中智以上覽之必稍忻沃或有踊躍讚歎者復何人哉

有客問予曰丈夫年甚高矣不當虛過浮生夫世間諸事人皆臻湊盍亦取之以為利樂而杜門不出手不釋卷無乃自勞乎蒙竊惑焉予答曰闔扉觀書性之宿好不覺其勞讀古聖人之書味其言見其意知其道深入其奧但惜乎日太促力不足未果行之安能

更營他事乎客愕然不復致詰亦不稱善俄而告退  
若有人志於道者但能不失聞思修三慧不留貪嗔癡  
三毒已不可多得或更超勝於此善莫大焉予於此  
中似得百分之一

予之老年切於真學愛道經之虛極暨覺論之清升雖  
未有成必應無失

聞中入道古聖妙門我獨聞和助發清興豈非靈貺所  
及致合天人之理乎愈惜殘年切於修詣

求處世之利太甚者不知紀極橫致殺身之大苦此為  
迷徒宵征於險路也求出世之利太甚者不顧毀滅  
自甘趣死之大苦此亦迷徒相訟於邪見也予洞曉  
焉而獨雍容優游於二見之間涉道得中有若乘白  
晝而遵大路也

五鼓夢初迴羣動聲未有而無思之心覺惺惚無作之  
氣方冲融無物之音聞玲瓏三者混同恬愉何窮而  
我游戲於其中

御兵之數多多益辦者為將有餘力也御心之數多多益辦者學道有餘力也吾方致力於道當此不讓於師

用智以燭理勿至於煩致力以成道勿至於勞簡逸居中在我而已

外禦侵疆百戰百勝邊將之功居最也對治攬心百法百中道人之力自強也畏懦畜縮非大丈夫

浮名冗利假貴虛榮過求而致橫死者莫知其數天機

元吉妙用清升了知而能迴向者未見其人古德明諭而不聞斯固無如之何也

予自獨清獨覺以來塊然獨處常獨行獨坐獨思獨語或時乘興獨酌非由介僻成性斯蓋出門無同人凡百豪英欲大非吾偶也

觸善念如不及觸不善念如探湯積習久之至於純熟者深心之美利也

衆人無不從事於妄心俗緣中至人獨能從事於真心

勝緣中至人所從者事益真而益親衆人所從者事  
益虛而益疎終日相背而交馳何由會面而論心哉  
予覺蕭灑出塵之心高高然排虛凌煙如屐摩於雲天  
又覺精微入理之心深深然研幾造極如洞貫於金  
石夫耄年力學有志於妙道也如此予何憂哉予何  
憂哉

自喜耄年益壯法器晚成固護深心宴坐虛白之室優  
游妙境按轡清真之途遠期三淨輪終達一乘地尚

多祖述咸有指歸

了知太虛妄迴向甚精真扣圓頓之門入聖優之域苟  
有知我必無相輕

夫強學之士當志於大者遠者縱不能果如其志亦不  
失小者近者譬如圖王不成猶足為霸本期逐鹿獲  
兔而歸是也此猶是世間之學若有志於出世之學  
者當更加於人一等縱不及圓頓之門亦不失階漸  
之次縱未得無生亦可得長生縱未見法利必不嬰



世界為善自強其理如此

老年真學協用大端觀世緣苦空為上上智以靜念堅  
凝為上上行如是純修無虛晚景

出世之道必由乎學光明有煒鍊精金而見佛心溫潤  
無瑕琢美玉而成法器苟虧此志是曰虛生

予自叙一說名為六委順委形而生順造化也委質而  
仕順器業也委心而退順典法也委氣而和順調御  
也委命而樂順安處也委蛻而代順勢數也次第六

委斯為六順苟乖其一乃道中之罪人也去順效逆  
自貽伊戚敢告同志無或忽諸

予今老年學道逾切何故也夫朝聞夕死猶垂聖人之  
言而日就月將寧非老夫之幸寶惜餘景豈下新進  
少年乎

究觀常情而有帶隨求執如意者未離於貪蓋欲物隨  
求而皆得事如意而不愆不亦難乎哉予愛達摩四  
行而內有無所求行宣尼絕四而首言毋意此內外

德教宗旨何如哉

宗隱逸而臻極者榮辱不能及宗神仙而臻極者寒暑不能侵宗禪智而臻極者造化不能拘三者次第殊勝而究羣倫所趣了不相關

自叙耄年日用之功云清晨焚課以小法助端誠良宵宴坐以無念念實相其間白晝隨意涉獵寶玉之書得其義味直取冥神絕境為至要凡知其已往之非者勤勤日損所以闔扉而居絕無交游自然然而然也

如是積習慣心達性雖未能入聖域而優深亦可結  
勝緣而密緻種善根而深固矣設使至他生何憂何  
患乎

夫外顧他緣其事疎而小內辦已作其事親而大心苟  
明達安可以疎間親小妨大吾今了知以此為決定  
智期於惜日餘光行已親切之事自省天賦宿習從  
少至老好讀敷陳理性之書每得其意輒著為文皆  
立法自規耳耄年愈篤而克壯悟修之志確乎不可

拔

前賢所說有以文章為佛事予思之竊喜且知素所好尚貫入骨髓必無退失何以明之凡心之所及者夢中亦如之予之夢中所見者多涉慧業暨諸妙事情之常然者也譬如北人必不夢具舟楫以閑遊南人必不夢騁騎射以為樂是知己之身心至他生亦必如今世此是智慧之種種諸善根善巧之緒結為勝緣更不疑也吾何憂哉吾何憂哉

人有日日親揮彩筆援引經據開陳衆妙之門剖析精微直貫天人之際以為身謀者猶悔其煩又有日日自執牙籌勾稽文簿收藏悖入之貨根窮瑣細不捨錐刀之末以為身謀者不知其勞較其所見明昧優劣勝負得失損益利害果以孰是孰非乎

猗歎古聖蔚為世雄練性超諸天冥真成正覺至靈周含識之識大空合太虛之虛仰之彌高妙而不測教興因利之利法有至仁之仁豈可以世智區區耳目

所及輕易品量而加拈名哉

吾愛南華真人著書以明理有說東郭順子虛緣而葆  
真此法印吾心自以為善利

宗儒書致力之臻極者吾取周易中言行動天地宗佛  
書致力之臻極者吾取楞嚴經中寂照含虛空此皆  
殊勝之文自有淺深之理

法學窮理道學栖神二者交修久而不失吾事辦矣孰  
果知之言約意周無煩綺飭

究觀妙典濬發天機灌頂沃心既資大悟書紳銘座安  
可暫忘一一形於文言句句植其種智也

詳求古教大啓深心仁不可造次而違道不可須臾而  
離故我不起於坐便入涅槃斯乃隨時隨處息業養  
神之理也

唐賢白樂天有詩句云濟世才無取謀身道不周應須  
共心語萬事一時休予自引年退處絕無交游約已  
趣向因而擬象其句增多其意而書之云應須共心



語共書語共道語昔晉阮瞻時人謂之三語掾予今  
自目之曰三語翁其三語名則略同而理全異耳名  
僧貫休有詩斷句云豈知知足金仙子霞外天香滿  
毳袍予因擬之自述所得別成二句云豈知習靜知  
常子塵外天聲滿耳根

圓覺經所說建立道場三期修行感應之兆有云遇善  
境界得心輕安為何不言身輕安而言心輕安予以  
為心者身之本即法身也所言輕者謂去其心之垢

累重濁而得空虛故心輕也所言安者謂澄其心之  
諸念煩動而得寂靜故心安也是以禪家之言空寂  
道家之言虛靜心體之相其理一也

我願心如河直貫於高天其上達也如此又願心如海  
旁吞衆川其并容也如此上達欲以精妙道并容欲  
以消苦惱克踐願言何往不可

世間之事與心期者多苦於不足與天期者常樂於有  
餘何謂也夫心之所期而自固必或不遂心故多苦

於不足天謂自然也任其自然而至者出於意外故常樂於有餘予今得此二期之說自為心要之法

白公名居易蓋取禮記中庸篇云君子居易以俟命字樂天又取周易繫辭云樂天知命故不憂予觀公之事迹可謂名行相副矣故情動於中而形於言集中有詩云朝見日上天暮見日入地不覺明鏡中忽年三十四勿言身未老冉冉行將至白髮雖未生朱顏已先悴又云貧賤非不惡道在何足避富貴非不愛

時來當自致所以達人心外物不能累噫公年方壯而作是詩予今年八十比公賦此詩章之年已加一倍更餘一紀矣安得不如公之曠達哉故予抗心希古以公為師多作道情詩粗合公之詞理爾

莊子云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眼及其有眼也而內視內視而敗矣夫莊生大意謂分別是非探射幽隱喪真德也自是道教之一說若據內典金剛經中說五種之眼除肉眼天眼謂在面之眼其次三種皆謂

在心之眼也觀一切法空為慧眼見空中有一切法  
為法眼并包大備為佛眼莊生之說亦不相妨

千聖不傳之路問之則難說萬劫不朽之語得之則無  
失既知之矣復何憂乎羣疑消於雪霜一志貫於金  
石伊予學道其誰與同

學道之要予謂無出於動靜恬智交相養故予動而觀  
書窮理盡性養智也靜而息心澄神定靈養恬也若  
言更有妙者予則未能知之

徐寅律賦有句云易伏猛獸難降寸心眼看西晉之荆  
藤猶矜白刃身屬北邙之狐兔尚惜黃金此雖文詞  
麤壯抑亦快人心曾故子采而書之

予偶自思即今之學姑務以理奪情未到忘情復性若  
能理常勝情亦甚善也

夫博學多識窮理盡性是謂知道收視反聽澄神定靈  
是謂修道道法之利不可以言宣可以意取中智以  
上必能學而致之爾

自念聖胎初養於圓覺經有起信之心靈音內觀於楞  
嚴經契入流之法伊此二妙慶悅交深

儒家所貴貴乎有法以成德故周易云君子言有物而  
行有常道家所忌忌乎有機而喪道故莊子云賊莫  
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眼宗趣各別兩不相妨

寓身虛白之堂或出或處身自在也寓心清羸之軀或  
默或語心自在也寓言優游之文或律或古言自在  
也強名三自在混為一逍遙

入道之法宴坐靜室居先也自顧老年惜日尤切隨時  
隨處息業養神古教如此耳俟時之靜餘生幾何前  
賢有詩句云如今休去便休去若覓了時無了時因  
而擬之別為二句以自規云可能宴坐即宴坐待全  
靜無全靜時

予覺靈心之惺惚真氣之冲融妙音之玲瓏今且優游  
雍容於其中自目之曰熙怡逍遙翁

神光發明或隱或顯真氣流行或開或塞勢數自然委



順而已不生疑怪是無挂礙

心足則常足道勝者自然而足心樂則常樂道勝者自  
然而樂道力清壯物無以敵

所讀之書窮理盡性所得之法貫心達性所愛之事怡  
神養性人不我知苟有知我者以我為何如人也又  
謂薰修善利合何如哉

孔氏之教以忠恕為宗老氏之教以道德為宗釋氏之  
教以覺利為宗舉其宏綱盡在此矣內外同濟闕一

不可

道唯自覺人不我知澄凝一心速得已利照了諸幻其  
如予何深入精微重增懇激

孔氏之教在乎名器如釋氏之相宗也老氏之教在乎  
虛無如釋氏之空宗也唯釋氏之教本乎理性而兼  
該二教之事方為臻極然而孔老二教亦有涉乎理  
性空有之迹而不到窮盡理性之說

向上一路吾能自見造微一句吾能自記於茲悟入是

大方便是大因緣隨意即書非為戲論

天台觀門之教圭峯禪源之法而皆貫徹洞密曲盡其  
妙若僧若俗談宗風者不能於此書中研精覃思窮  
理盡性而但道聽塗說不亦謬乎

若有器宇淵邈人倫不能見其邊際心境秘密鬼神不  
能知其朕兆吾當推之為有道之士

我今發洪誓願願我今生得本來之心有如雲忽披而  
見白日養浩然之氣又如春積暖而消清冰開悟流

暢何樂及此

今取莊老二子圓覺楞嚴二經文注之句集成三連珠  
為己心要盡其美妙可以專行固守也言意始末該  
括虛空蓋明二教大同夫馴致妙道當以虛空為體  
心息為用其句云唯道集虛虛其心心息相依息調  
心淨淨極光通達寂照含虛空  
甘醴淖糜可以扶衰養老良書妙典可以求智葆真此  
外悠悠不能介意

白公有詩句云澄江深淺好最愛夕陽時予自有所得因而擬之別為二句云耳音清亮好最愛夢醒時事雖不同而句相類也

譯經院僧首惟淨惠訪欵談及于三施謂財施法施無畏施也仍言無畏之施善利最深謂人有憂危恐怖而其心未決仁者姑務慰悅令得安穩是也予思仁人之言惠而不費力行其法夫何難哉因而書之永為吾事

自念已登耄耄之年彌耽經論之學或窮理盡性觀妙  
道之本源或抗心希古服先賢之景行天必鑒我我  
無愧焉

獨覺自奮舉世焉知醉象逼人墜丘井而惕息大龍辨  
事乘風雲而騰凌凡聖殊途其理如此

自覺反聽致聰已如警露鶴又欲冥心致淨有如辟塵  
犀又欲澄渟重濁有如清水珠又欲發見光明有如  
輝山玉內省狂言必貽大笑

大功厚賞相嫉必衆陰德密行獲報宜深惟道與仁君子所見

太平廣記第四百五奇物門類說李德裕東都平泉莊去洛城三十里卉木臺榭若造仙府莊東南隅即徵士韋楚老拾遺別墅楚老風韻高邈雅好山水李公居廊廟以白衣累擢今居諫署公後至平泉造門訪之楚老避於山谷間遠其勢也予重韋生深識采而書之別資詳覽

子觀出世之法而得四種之無也無所求行無生法忍  
無礙法門無上菩提比夫世間之法有取求有生滅  
有挂礙有法超出於其上何者殊勝乎

天竺古先生獨行首出是謂世雄證果之初六種震動  
說法之際四花飛洒妙道至仁絕不可及其大威德  
為天人師故我歸心自感悟爾

諦思入道之法無有勝於養恬智也非冥心宴坐何以  
養其恬非觀書博學何以養其智我當從事於斯始



終如一期於沒齒而已矣

大雄氏推為無上士其道無上又曰古先生其法無生  
夫世間區區之智不當以此絕倫之聖而於有為局  
分中容易比擬而致交爭

噦噦嘖咳隨其氣之有常行住坐卧隨其意之有常知  
其有常可以無悶而我於此意氣有常之中未嘗瞬  
息之頃暫忘思修無上妙道因而內省亦足自慰

疾驅駟馬爭先於覆車之轍枉用七寶加飾於伐性之

斧古今同迷滔滔皆是唯上智之人但能知之而自戒雖大辯之士不能規誨於人也

或謂子曰丈夫儒林之士披尋釋老之書何用何益子對曰予讀釋氏之書得三解脫門不二法門無礙法門讀老氏之書得衆妙之門夫如是則蔚為心師法利居最況於儒術亦不相妨

有念有為有生之業無念無為無生之法淨明可致理在其中一一言之則不能盡自喜達道具緣漸老加

信觀練深切在我而已

予以學而知之今自得一法可以敵百該涉易意萬變  
雖殊可以執一御也又足以并包莊子虛緣而葆真  
之旨謂乎性生情情生緣緣生事性為本而情緣事  
次第為末情緣事當思順理而動而性不動譬如衆  
星有轉移而北辰不動浮雲自飛揚而南山不動觀  
練純熟道必成矣予常因一事立一法唯此一法可  
以足用譬如大藥之一而蠲百疾

唐中宗朝神龍初有同州刺史孟詵致仕歸於伊陽之山第年雖晚暮志力如壯嘗謂所親曰若能保身養性者常須善言莫離口良藥莫離手予思言意有所未備因而擬之別成語句云若有明道志學者常須善念莫離心良書莫離手

夫清言妙道之人必以聞思修三慧發天機又以戒定慧三學辦大事固當究觀馴致臻極自覺若有妄起異端而云此外別有一法吾不取也

自念養老具緣推分易足或以宴坐靜室棲心聖境或以圓經了論窮理盡性日復一日率以為常內自省躬有何憂患

吾有觀空眼見夢虛幻妄又有入理心覺智明力勝是故加老益壯而志不可奪

天聖八年十一月十七日夜夢有如對於尊貴大人令立而賦詩口誦而成七言八句在青字韻止能記憶二句云文昭豈異天垂象澤布還同雨灑溟斯大人

其意未曉凝然以思予因即時承意解釋之云古詩  
曰雲根臨八極雨足灑四溟有此故事斯大人方以  
為然予既寤不復以占夢考祥為意但悟人生性習  
之事隨其志趣常存耳追思曩昔夢中所為無非已  
之好尚藝文之類未嘗夢為騎射戈矛角勝之事夫  
形神不接而識想如故則知纓情結念善惡由已影  
響因報世世不失舊緣也定矣適足私喜明哲之士  
固當慎其所習為來生張本

閑居有祿大耋無嗟視聽不衰發神靈之光響思修愈  
切窮理性之根源比於羣倫怡然自得

我安身心已得其所杜門不出三徑就荒環堵蕭然四  
顧滿志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吾自引年退居身閑心喜異於他等身之閑非簡傲縱  
逸之閑是端莊不動之閑心之喜非世間荒狂之喜  
是法中清淨之喜夫如是則視履考祥吾有何患

御多益辨吾知其大將斲妙難傳吾知其大匠負重濟

深吾知有大象澄撓如一吾知有大量吾當體此四  
者之大合而為一志奮勇力決重障入方便門歸真  
實相如是而廻向如是而歸依

若能逍遙於莊子無何有之鄉又能遊戲於如來大寂  
滅之海優深快樂無礙自在何如人也更有一法加  
於此乎

子以年登耄耄事歷見聞以決定信中之心學決了教  
中之法必諧勝利復何自疑



眼前白石爛南山壽非可久身後黃金拄北斗富亦何  
為過務貪求誰能覺了

身之所值有安有疾心之所值有順有違事之所值有  
得有失或由於已或不由已靡不皆然若求一一從  
其所欲必無此理曉諭消遣曲盡至論

擁腫之材匠者不顧免見伐於斤斧款段之馬騎士不  
馭免致疲於道路人不才而有飽食遨遊者亦以無  
能之故

意為心之足足逢穢地皆即時而避意涉欲境當即時而迴內習之心大率如此

或有人云心無可修何用修心此皆誤會其言凡言無修者本謂為無為也誤會之人遂成怠惰恣縱與諸凡夫不殊若心無修則前言所云洗心清心澄心安心虛心冥心栖心息心凡此之類為何事而言之耶夫真學道人當以覺智忍力勇進堅守四者相成如貫珠連環而持之不失復何憂乎

寶積經言煩惱性是佛境界觀煩惱性空是正修行予  
謂學人但止依此觀練精至更求何法

無生法忍大力也無上菩提圓覺也無餘涅槃至樂也  
三者備矣何以加乎

高僧傳廬山慧遠所著論有語云冥人絕境謂之泥元  
又東晉孫綽老子讚云李老無為而無不為道一堯  
孔跡入靈竒塞關內鏡冥神絕涯永合元氣長契兩  
儀子據此古德之言言釋氏則云冥神絕境言老氏

則云冥神絕涯詳其入理體用有何差別而後裔妄分彼我不亦謬乎

子觀莊老之書而見妙道本體莊子云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老子云其精甚真其中有信子因合而言之推而求之夫其至精至大無形而有信者是何物也濬哲之士而有意及於此果能知之乎

寶積經第一百二其卷首列諸菩薩名號數十臨末相連者云無攀緣菩薩無著意菩薩常笑菩薩喜根菩

薩除諸障蓋菩薩子因省已若能以此五者名理協用而為法要久久精至可以入道必矣

寶積經第一百三其卷首列其大眾有云善住意天子善寂天子子謂善住意者蓋言善能止息其念不令馳散善寂者蓋言能靜其心寂然不動大凡學人有智不必求多祇此顧名思義無非法門

讀古人書共古人語雖不見古人面而却見古人心比夫交雜妄談戲談不可以相參

寶積經第一百四內有句云能作難作子因演而續之  
云能作難作是名為作能忍難忍是名為忍皆菩薩  
之行

我觀人倫形之與情如幻化如夢想言之與聲如風鳴  
如谷響歷劫久癡冥不能逃世網

養老之具求理之書所食者淖糜黃菹不羨八珍之膳  
所讀者圓經了論如聞九奏之音何必多圖沛然已  
足

一心二妙西聖能然屹如妙高之山八風不動晏如妙  
湛之海萬象斯分一名山持一名海印山持表定力  
之固海印表慧明之深予觀世雄體用如此

莊子云虛緣而葆真子因擬之作儒書之言云應務而  
存誠又作佛書之言云在夢而常覺其理一也

予自問曰吾子修真日益何如哉自答曰草裏冬瓜應  
暗長又問曰悟妄日損何如哉又答曰庭中春雪必  
潛消勿謂戲談無非至理

夫人但見往日即日紛紛之緣不知身前身後茫茫之事唯出世大聖人一一了知如視掌中之果而曲士貢高豈可自以為賢而非之乎但以身心之所不及者疑而非之果能斷之以理而令人信服乎

大象渡河直絕洪流自利也大龍辦事廣布膏雨兼濟也法此二者名大丈夫

寶積經第一百十五其卷首名號有云無比喻心菩薩又云無盡慧菩薩于默而識之自有所得



樂記云樂樂其所自生子謂樂本生於人心然後成於形器故作樂者足以自樂也子每觀書得意而形於筆皆演法門之事為利益故不下於樂固當自樂而無愧不可輕已述作須重其法也

夫一真是道萬物皆空道勝於內則內無所劫物空於外則外無可欲故我所得唯在乎灌頂沃心不在乎娛耳悅目

大乘小乘知頓漸之名理麤住細住得宴息之法門雖

未應一真亦不入諸趣

列子注有云檢情攝念禪源序有云息業養神此凡八  
字合而言之則與坐忘論收心章所說大槩其理一  
也隨時隨處可為常準其諸深妙之法難湊泊者無  
煩過有思惟姑務量力而已

前言有云此身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度此身子因擬  
而言之曰此心不向今生度更向何生了此心

吾嘗諦觀人倫大槩迷者誣誣而趣死悟者孜孜而學

道迷悟相反衆寡全殊如彼牛毛之對麟角矣古今  
悉爾無如之何

觀身無物從幻化緣生觀心無物從顛倒想生夫天機  
深者洞見此重重之空而不落於空又見空中之不  
空照體獨存存存之道由大覺力不可以言宣筆演  
者也

周孔經制之術黃老清靜之教釋梵薰修之法歷觀體  
用各無相妨人多取舍妄分憎愛

吾於貝典詳求多矣了知身心皆為幻垢身心之外夫復何思一切分別無非障礙

要切法門須從觀練觀也者照以明融之智練也者習成恬宴之心二妙相資不可廢也

知一真之本有不執於有知萬緣之本空不落於空明而融之在我而已

稽古適變處世之上智也貫微臻極出世之上智也條分則繁此為綱要

多言不如無言多思不如無思若有人善於清言深於  
正思而能與我款密交談更相導諭者是名福會  
傳無盡燈此乃燭理之智也御不退輪此乃進道之力  
也兼而有之逮得已利

禪家之言有云心息相依息調心淨若以道家之言言  
之乃是神氣交合氣和神清於十二時在四威儀何  
煩別求用茲足矣

吾之所愛讀良書飲美酒接高人談妙道在心為志四

者難并

密依禪觀內習也嚴持禁戒外護也內外交濟復何言

哉

予好克己正身而不求名譽量力濟人而不求福報由

真素之所尚非勸戒之能然

吾好力學真乘老而益壯所得心要無非度門所立法  
言無非佛事日復一日不知其他

出世聖人善入真實際臻極混融處世凡夫常在虛妄

中析微規奪其相反也甚矣

衆所好者虛名客氣冗具羨財子所好者天機道眼法  
要度門人心不同各從其志

酒力之勝也消憂釋結其樂有限道力之勝也貫心達  
性其樂無極不有二法吾將疇依

身心安樂一幸也資緣備具二幸也時世清平三幸也  
老年三幸復何求乎

人身有病健人心有憂喜人事有違順古今皆然不足

怪也

資給隨宜足其用于孫多材服其勞所讀者窮理盡性之書所學者清心釋累之法究觀自得天幸居優加以年及耄而智益生故思深而入於道

自定高年進道之法但且隨時隨處冥目冥心便入凝虛之境界不計安住之幾多不分情況之如何唯務積習為常日日增修而已矣

迷已逐物一切愚人之見也息緣反照萬一智人之見



也若能頓悟丕變此則疾如反掌

無形而常有者真也有形而終無者妄也唐賢白樂天  
所演八漸偈而有句云真妄苟辨覺生其中此一覺  
字佛心之初也

身有安全敗壞者事之報也即世而可見性有超升淪  
墜者行之報也異世而不知譬如形聲之有影響必  
然之理也

子思自少及老真學逾深量處世奉身之宜沛然而知

足悟出世存心之要渙然而不疑得一卷演道之書  
如收至寶聞一句達理之言如嘗甘露從吾所好聊  
以自娛

人之賦象順造化之造而不知始造之前順造化之化  
而不知終化之後唯上上聖智得道大成者一一知  
之夫如是則深識之人安可不信重其法乎

圭峰禪源之序永嘉證道之歌天台觀門之學並為法  
要學宜兼該久味道腴知其美妙

天時有風雨晦明人事有吉凶悔吝舒休常少慘戚常  
多自古而然其理一也

嚴持不退之心日誦無生之句雖未得解脫且稍息塵  
勞願結勝緣世世相續

真學大成之士其心寂寂不同昏住而成無記其心惺  
惺不同緣慮而生亂想至靜至明體用如是

思致無生之身茲事體大歷劫方成但習無生之心隨  
宜恬宴即今由已恬宴之境入道之初門也

水不大無以養大鯤橫海之鱗風不大無以舉大鵬垂天之翼志不大無以辦大事出世之緣我當濬心雄成大道

知非不如去非改過不如無過明恕之士於此法門隨其淺深能行其一者亦不可多得

唐有名賢香山居士白公所著章句云一性自了了萬緣徒紛紛又有名僧圭峰禪師密公所著章句云靈靈自覺元無物擾擾他緣盡是空二人同時而詞意

亦同今並書之予所愛也

予今以妙觀察智知不思議事三世無始終十方無邊  
際惺惺冥冥混成法器

以物為藥療身之病也以法為藥療心之病也故予檢  
討方書詳求經論俱非徒然

人事有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雖有吉之一而凶悔吝  
三者隨之天時有風雨晦明生乎靜者也雖有風雨  
晦之三而終歸於明是故生乎動而得少失多者道

家所忌生乎靜而終明者幾乎道

今我油然有得別為二就法門俟老開懷且就了知而  
適悅棲真入理且就凝寂而輕安日用參同成決定  
志

吾今之年八十一矣身之所至無虧傷心之所主無昏  
亂隨緣養老常知足著文演法常患多靜而思之云  
何不樂

宴坐靜室栖心聖境寂然不動怡然自得獲大安穩可

樂如之

心不散亂禪定根也心不癡冥智慧根也但令深固能  
久勿思證驗如何

知同歸之法而能大和會居不競之地而獲大安穩雖  
未還源且非失道

坦然明白為大道精義入神為妙道當耄耄之年學天  
妙之道予之歸趣何如哉

論語云子絕四謂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予因采集典言

而擬之云予慎四謂慎齋慎獨慎微慎終何故而然  
夫慎齋者即心齋爾洗心齋潔是也慎獨者即不欺  
闇室是也慎微者謂禍患生於所忽先慎於未兆之  
初是也慎終者謂有初鮮終當思慎終如初是也此  
四法在儒書屬禮義所攝在佛書屬戒律所攝學道  
之人斯為善護

情可理奪見理由智道可力行壯力由志書不盡言言  
不盡意吾自得之日用而人不知也



究觀物理油清則燈明油濁則燈暗水靜則影定水動則影亂因知人心當以清靜為本

諦觀大覺大雄之名理大覺者神道也寂照於內萬象洞分澄湛海大雄者神力也降伏於外八風不動妙高山內外如此殊勝可知吾思學其百億分之一而不可以言及姑務歸心而已

詩有大雅小雅章酒有大雅小雅杯夫雅士好詩酒之樂與諸好不同何愧於人乎

非盤根錯節何以知攻木之利及非貫石飲羽何以明射虎之純誠我今極其智力破煩惱魔多多益辦亦復如是適足以道勝而私喜也

習定存一如善射之箭中的無失銳意破堅如良庖之刀投及皆虛內學貴精其理如此

任其慣習者名為增上慢明其因報者名為決定相是故莊生之言繕刻釋氏之言薰修至理昭然非無謂也

翼翼小心求處世之多福恢恢大心辦出世之勝緣小  
心獨可及大心不可及此理尤為要切孰能知而思  
之乎

古人有言置器安處則安危處則危予因思之而況安  
置身心合如何哉豈得不及於器而自輕其身心耶  
觀煩惱性空是正修行法知恬宴味腴是初安樂行或  
有賦之以穎利加之以精進卓然挺特超乎羣萃而  
能自至於道此則繫乎人者也

吾今自集無住之法金剛經云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生無所住心又傳燈錄有說金剛齊菩薩云我不依有住而住不依無住而住如是而住又壇經六祖云我法以無住為本又坐忘論樞翼云不依一物而心常住如此類例固難具引且從此四者備矣一以貫之隨時隨處不計情之休戚舒慘即當徑入無住之法如升太虛空中無礙自在久久如初不用較量應驗之功耳

夫上智真學之人於處世法中修身慎行不求名而名  
自應於出世法中清心釋累不求道而道自證能知  
能然何憂何慮

詳夫心心密印之法無一言可說無一事可作無一物  
可得而其空明靈妙不可推測但因豁然而覺信有  
決定之相若能鉤深以智又能致遠以力智照力行  
而其道可涉者也

左氏春秋云三折肱知為良醫又楚辭云九折臂而成

醫此皆言其更歷方藥以試病故能觸類敷演夫真學之人百練心可目之以大士予嘗著書而名之曰自擇增修百法篇其殆庶幾乎

澄凝一性養恬也涉獵羣書養智也恬智並進日夕常然內省勝因足以自樂

大匠化材所以成受用之器大龍辦事所以施涵濡之利大士傳法所以示悟入之智伊予宿習與此冥契在心為志唯力是視每思窮當益堅老當益壯造次

必於是顏沛必於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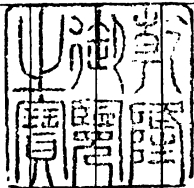
讀蒙莊之書得道腴之味愛其棲遲丘壑脫落朝市不  
挂聖人之網不輒驕君之餌苟有詰難斯言吾弗與  
之輕議

白樂天為翰林學士時有室名曰松齋自題其詩云非  
老亦非少年過三紀餘非賤亦非貴朝登一命初才  
小分易足心寬體長舒充腸皆美食容膝即安居況  
此松齋下一琴數帙書書不求甚解琴聊以自娛夜

直入君門晚歸卧吾廬形骸委順動方寸付空虛持  
此將過日自然多宴如昏昏復默默非智亦非愚又  
詩僧貫休有山居詩云一庵瞑目在穹冥茵枕松床  
蘚陣青乳鹿暗行檉徑雪瀑泉微濺石樓經閑行不  
覺過天井長嘯深能動岳靈應恐無人知此意非凡  
非聖獨惺惺予以致政閑居居常逍遙因覽二公詩  
而知二公意是知道同者無隱顯無古今遽自抽毫  
合而書之得趣欽味適然適悅



凡一百九十四章



法苑珠林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法藏碎金錄卷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王爾烈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中書臣范來宗

謄錄監生臣宋允辰

欽定四庫全書

法藏碎金錄卷十

宋 晁迥 撰

合世態者由乎飾情感神道者由乎至誠有妄有真各以類應必然之理也君子時權以適變小人幸權而失正大智明照物無遁形

子自引退就第久於佚老闔扉宴息交遊殆絕門閑室靜身端心虛餌藥扶衰讀書廣智味老莊之語體真素而不雜究宗雷之學增觀練而匪懈凡有所述率

由自規感悟福緣放懷私喜而已

觀神道之設教教極精微乘佛理以御心心彌洞達覺  
大虛妄是正修行伊予于茲耄年益壯

真修正勤斯為急務清升妙徹布在微言自有勝因勿  
疑至理

自省年高為學功倍所讀之書唯務游聖門味道腴所  
著之文無復解客嘲荅賓戲何求外獎率由天至

吾撫已諦觀自艾越耆速茲九九之歲增上內外之學

未始荒墜雖耄年已及而智思益生今試聊陳梗槩  
得其三焉其一曰觀書啓覺心智其二曰觸類發天  
機智其三曰則象演文言智必使條分派別則不可  
悉數若其自以意取即此三智該括大端足矣

釋氏所明妙性非幻老氏所明真精有信其言雖異其  
理則同云何妄分別不能大和會

內則無一息之頃輒離於道外則雖萬物之衆不忤其  
志撫已環顧非甚缺然

一切之妙自以觀照一切之苦自以智度凡諸駭俗之  
談華而誕者不願聞之爾

子嘗以喫食後道院中徃復閑行數及五百步而止偶  
看文選第十一有鮑明遠行藥至城東橋詩注云昭  
因疾服藥行而宣導之遂至建康城東橋見游宦之  
子而作是詩也其詩有句云擾擾游宦子營營市井  
人子因服藥後別行五百步而不賦詩但擬之立二  
名曰行食行藥此亦素所自謂有則象智之一端也

黃老之言聿遵於清靜宗雷之學式重於薰修吾今於  
此存誠豈不謂之善利

道家所言虛心者去妄情也禪家所言實相者明真性  
也能如是解何用多言

先師孔聖有言所慎者三謂齋戰疾也此三者人之重  
事固當慎之垂為教誠仁者之利子因立言別有所  
慎者三爾謂仕宦之禍機嗜欲之畏塗因報之惡趣  
智者必以為然矣



儒教五常以仁為首道教三寶以慈居先釋教所演能  
仁大慈倍百深至考其同歸斯則一揆必也儼倫則  
當異日而言之

予歷觀典籍之中各有歎美三教聖人之言今試概舉  
以明限量論語云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  
所成名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  
前忽焉在後史記云孔子適周見老子老子告之以  
言孔子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

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又莊子云孔子見老子之談道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鷄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華嚴經中歎佛偈云十方大雄最無上譬如虛空無等等境界廣大不可測功德第一超世間又云如人持尺量虛空復有行計算其數虛空邊際不可得如來境界亦如是子觀

內典偈頌如此甚多今但舉其一端而已

夫真正學道之人但能頽然嗒然混冥而同於外翛然  
陶然融暢而樂於內莫貪殊勝之閭域且入逍遙之  
境界一無所為而得自在

凡云樂道者道不同世間法可以名狀但且以順性合  
理而成適悅者強名曰樂道

莊子所云心齋者性之自然成也孟子所云我四十不  
動心者性之自然定也孔子所云吾四十而不惑者

性之自然慧也內典統而名之曰三無漏學夫識敏  
智圓之士方能和會不滯於一隅爾

愀然之忿出於天性非素蘊畜既過即已不用存其久  
悔止可思其漸戒人有疾苦或多偶爾非因所作無  
如之何歷觀幻化之軀而有甚於已者推此二理足  
以自寬

夫人心境清淨是佛國淨土心境濁亂是魔國穢土此  
至論也若有舍此外取則非真智

人性處世有限量周一身之所觸能自覺爾佛性出世  
無限量盡一真之法界無不知之小大絕倫有如此  
者達理之士當如是解

不能攻堅木何以見大匠之利刃不能行難事何以見  
大士之利根我今耄及之年未見道勝之力深自惜  
也更俟何人警勸哉

左氏春秋云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  
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君子謂能舉善矣稱

其誓不為謫立其子不為比禮記儒行曰儒有內稱  
不避親外舉不避怨子謂祁奚直道至誠不起憎愛  
非儒行而何內典多云怨親平等祁奚非佛行而何  
若夫曲士偏私有以教法更相是非者豈可與言大  
達至公之理乎

吾嘗特立獨行考求於衆而未嘗見有同心如己者竊  
謂人不出吾之右吾不在人之後非為伐德是曰至

論

入道初門先除我相一切倫品從無始際自認四顛倒  
不得三解脫

老年深思入道之要調御其性常無動亂斯可以為定  
觀照其理常無蔽蒙斯可以為慧知衆緣之必空隨  
緣而勿礙知一真之不空冥真而勿失止此足矣何  
必多求

時屬歎蒸性耽禪悅究慧能南宗之法可以雪煩當元  
亮北窻之風可以禦暑道院虛曠塵事蠲除內外清

涼朝晡暢適佚老所得不亦多乎

無牽纏者即為解脫除熱惱者便獲清涼雖未成靜定之功而且得逍遙之趣

無中出有名曰造有復歸無名曰化造化之中倫類萬品而最靈者名之曰人百億人中或有一上上智力能超出造化之外者大聖人也立言垂法救拯焚溺善利無疆吾罕見有確論而深知者噫悠悠之徒何所用心哉



古教中有說云一切善惡事都莫思量一切分別心無非障礙予今耄年惜日急於真學再思得一條簡備方畧立為標準且先用此古教二說不思量不分別淨其意業然後日夕溶溶勝進不計開塞之胃臆不計延促之晷刻即時即處直以冥神絕境為大事久於融練習以成性此法至當何以加焉

吾道寡合吾心自知佚老扶衰養至人之浩素凝懷入理辦大事之因緣無以僉謀出於獨斷

推理安常此法外禦冥真體寂此法內習同符足用吾  
事濟矣自以意取不復言宣也

吾嘗諦觀學人根氣之小者析色明空根器之大者即  
色明空根器之小者到空而斷滅根器之大者到空  
而靈照無窮

今我裁定進道之心如鳥飛空即飛即起無所礙也觸  
境之心如響應聲即應即止無所餘也不復援據立  
名徑直如此而已

伊予有大志學大雄辦大事如大龍何物而能障礙哉  
自念志氣既如此多福亦符會又當大耄之年安可  
虛廢餘景乎彼鼓缶而歌是何末事

後周韋夔以高尚而貴時論推之曰逍遙公前唐韋嗣  
立以寵遇而貴君命封之曰逍遙公吾自引退合禮  
國朝優待壽康慶幸無不如意順緣於外取晉書中  
一句云推理安常養性於內取周易中一句云樂天  
知命夫如是亦足以為逍遙矣不敢竊君公之名願

已大耄之叟耳可在二韋季孟之間因自目之曰太平逍遙翁循揣久之未為忝冒

吾今八十一歲矣而獨雍容優游熙怡逍遙日涉藝文之芳潤益耽道味之甘腴而又於法句禪心深入深深之處何樂如之

內典有所譬喻賢者易為曉悟夫水之澄渟經久則至清至清則照物無不明金之鍛鍊經多則至精至精則造器無不成學道如此復何疑乎

吾嘗謂已得自然智大綱有三內有其一名曰觸類發  
天機智今於此類中又得一條因見像設有千手千  
眼之狀吁可怪也吾忽了悟不當以相好取當以真  
理取夫真理難名言難形容故假外狀以明之耳竊  
謂千眼者觀照必普千手者辦作必大能如是解則  
幾於道雖然楞嚴經中有千臂千目之說予之獨斷  
亦不失理

自然開發謂之天聰明自然了達謂之佛知見我願得

天聰明入佛知見此意重出志之深也

悟妄識真覺智也冥心入理道行也不擇時不擇處不擇情急於勝進老年志力可知矣

吾今徑直辨明佛有三身之名夫真性妙空並無一物者謂之清淨法身一切莊嚴萬行者謂之圓滿報身隨機設教善利無窮者謂之千百億化身智人崇飾演潤增華則有之矣然而大槩至理不離如此一念覺了此乃菩提之本初一念止息此乃涅槃之權

與始毫末而成大樹由跬步而遵長途苟有動天之  
異何愧移山之愚匹夫之志猶不可奪而况大士之  
心乎

博古知今以理遣情而無惑息緣反照以道存誠而有  
常協用久之吾事畢矣

儒門以事為主成乎名也道門以氣為主固乎形也釋  
門以法為主練乎性也此其大綱咸有條目

吾今太老急於內習謹依貝典法言離一切分別網超

一切障礙山力學第一調順奢摩他隨時隨處即於  
四威儀中挺然脫灑深入實相安住法界久久觀練  
俾致純熟此中該括殆盡自以意求而已

圓悟頓修抗出塵之大志清升妙徹見入理之天機我  
思其流不可得也

以經綸為智地以文章為法言以思修為妙事我今如  
此人其謂何迥然私喜

觀一切窮理盡性之書吾能奉持自為道具得一切冥



真體寂之智吾能琢磨自成法器諦思慧業其殆庶  
幾

吾益加老切於進道不計十二時不計四威儀不計情  
順違即乘勇志徑入無有鄉脫去羈縻又入寂光土  
混冥融怡自作絕倫之奇不求人知

我今所願但得寢無夢覺無憂道無妨志無退止此足  
矣復何求歟

菩提者微妙之智圓明也涅槃者寂靜之樂臻極也其

理深廣言之無窮

吾以精進心學無生之法以決定心期無生之報從今  
耄年至於沒齒

白樂天有詩云沈憂竟何益只自勞懷抱不如放身心  
冥然任天造予因擬之別為四句以相對曰多圖果  
何益只自勞奔競不如收身心凝然成靜定一放一  
收各有歸趣

逍遙墟是仙境界寂光是佛境界我思遊戲於其中

無憂資裝即意而辦

爰當大耄之年景慕大心之士詳求大乘之法顧已能  
然私自慰悅

撫心自諭但於一切時中周視所履無染著無繫縛無  
縱逸無障闕或觀文理宏濬未能忘法愛但以隨宜  
曉暢勿至煩勞

外避虛榮以安身內平妄情以安心內外同安則樂在  
其中矣此名達觀不得其人不可言也

從權道以順俗推至理以遣情求妙智以冥真量能仁  
以濟物四法修己百勝絕倫

人有愛其內勝於外者此則強其本以制其末涉馴致  
之道也人有愛其外勝於內者此則縱其末以攻其  
本獲可欲之罪也愛內勝者至少愛外勝者至多苟  
有能斷大事者較其明昧之見得失之理果以孰為  
優乎

入道之法虛心最妙虛心之利內外協吉外則如虛舟

觸物而人不怒內則如虛室生白而吉祥止此不妄  
語學者詳之可知也

老聃沐髮之次遊心於物之初吾當不擇動息處所隨  
時冥心於性之本際

約已自揭立修道六變之法云變褊忿為寬恕變麤曠  
為調柔變放逸為精嚴變感傷為適悅變熱惱為清  
暢變憂怖為愷康一切之情悉知虛妄六變之法吾  
當摠持夫樂以六變之和而天神降吾以六變之法

而道心生事雖不同名數同矣

多聞嚴持此學為基復性離相此法難狀自以心見不可言宣

古人有詩句云醉遇春秋社閑因雨雪天唐賢白樂天  
閑醉俱多故自稱閑樂公又稱醉吟先生吾自引年  
退居閑樂有之矣雖愛詩酒之美不至耽於醉吟而  
思福慶之緣竊比尤勝

吾今諦思二空一不空即今身世觀往知來三際必同

矣此則空之一也道家以逆旅為喻夫逆旅不可占而有之也不可毀而闕之也人身不可戀而固存也不可厭而自壞也即今事緣隨時而過過即歸無此即空之二也道家貴虛緣葆真但順應而無撓勿故引而自縈也伊此二空我之外妄不可得守唯一不空我之內真不可不守守之之道上智能求焉名為決定相

齋心服形嚴持紀律冥真體寂深入精微協用常然無

法勝此

論者有以老氏為釋氏中小乘人吾聞其語矣未見其理也今自得之老子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有似儒書非禮勿視之意可比小乘堅持禁戒之人此於大妙法中行之差易者也釋氏之大乘人最上乘人非但歷涉一切可欲之事心常在定而又於其歷涉之中力行化導自他俱利若不爾者則非德施周普也此於大妙法中行之至難者也而能行之其為殊勝



也何如哉

自念非富非貧非貴非賤非吏非隱非智非愚萬慮息  
機四顧滿志居中悉備夫復何求

有思有議則以意言為繫縛而淨名居士所說法是不  
思議解脫有戀有厭則以身世為挂礙而香山居士  
所詠篇是無戀厭逍遙吾才患多多此新說

論語云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老子云迎之不見其首隨  
之不見其後周易云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莊子云

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夫如是原其語意分限者束教之儒不當輕議老莊之書也

今直截初立一法是謂漸中之頓頓中之漸何謂也隨時隨處便以勇健果斷志力頓息一切之念徑入大空之域令心安住此是漸中之頓也初習則難久習必易此是頓中之漸也不煩以經據引證我決了心定則定矣

予約已而思得外禦二法內習一法可以足用矣一切

事已多逆計而過憂者非也當依古教除其患慮一切事已多乘勢而積忿者非也當依古教平其恚闕此外禦之二法也然後專志妙道當依古教日夕存心務致虛而安靜而明志人久於道而其道大成此內習之一法也亦勿預思符應終當自知

天聖九年八月二十八日夜夢見一僧相好圓滿衣紫方袍威容整肅升高座將講經聽衆雲臻列坐未定予亦隨喜赴會自以為未嘗輕易致拜於僧今以聽

法之故當於狻猊坐前拜訖而坐私念此僧必為我起而側立當言迴禮諸聖未及如此而忽寤焉因思法華經所言夢中見妙事蓋其類也

人皆以即時稱我者為己身夢中亦然一生之中其夢無數定以何者為我身是以古人有作普示道俗用心偈云莫認紛紛境唯觀了了心知身不是我煩惱更何侵又以即時所居之宇為己家或士或庶改卜經營不定果以何處所居之宇為己家又以先世相

承生育之地為己鄉亦有遷移隔絕別成故里者果以何處之地為己鄉復有舟居之民舟中生子其子但以舟為家舟之往來不停亦有改造易換其舟者此舟中所生之子果以何舟為家何處為鄉耶故白樂天有自誨之詞云無妄喜無浪憂此中是汝家此中是汝鄉汝何捨此而去自取其遑遑又有詩云我生本無鄉心安是歸處白公大達能警覺迷妄堅執之人也

了知諸念無非妄緣開眼觀窮理盡性之書閉目習冥  
神絕境之法晝坐夜卧一向栖心無所希求至於沒  
齒

法華經初安樂行致定之權輿者也佛菩提真歸仗處  
致慧之臻極者也二妙相應一體混成

自獲道符不由師授法行所起我相先除五蘊皆空一  
言以蔽

龍圖閣待制燕公肅嘗謂予五福之外復有餘慶子孫

說說世濟其美雖愧燕公特相推重然而內省亦非  
妄言自謂福之增多符會成六夫古人獲六國之印  
縱詭辯而力取後之有報者事可見也伊子獲六福  
之符守直道而天與後之有報者理合如何影隨響  
應固當必爾

於法見妙妙之相不取於相豈有受羣邪乎於心得了  
了之明猶晦其明豈有入諸趣乎卓然獨立吾之志  
也覺路坦坦復何憂疑

詳覽寶書之說夫真學入流之士修集三昧樂境界者  
不說心識外諸境界噫予觀一切凡夫貪著世間名  
相分別無窮極者比此不同有若胡越之人習俗異  
心也安可與之欸談哉故予所居宜乎三徑就荒凝  
塵滿席塊然獨處人不我如但逍遙自得而已

予思昧爽之際起而晏坐目光睽爍耳音清徹和氣融  
液靜心凝虛即此少時亦非常之境界

吾今自思在天地造化之中萬物之一耳始於無物而



忽有物自稱曰我物極則反反則復歸於無物其理  
必爾何用驚疑昔當無物之時冥然未覺而任天造  
造乃為生之始夫未生之前自知生期而預喜乎今  
當有物之時造而未化化乃為生之終未知化期安  
得虛增其預憂哉我欲造而不化於理可乎人各稱  
我其我無數悉如此欲造而不化則當充塞無所容  
或說有術可使重濁之質上升輕清之天於理又可  
乎自古上德之人善於其中以智決擇而去取之以

道消融而委順之無齟齬於心胸不亦樂乎孰能勝此大達至當之論耶此外別有超出造化之法精微廣大又非言意之可窮也豈能容易而書之

內典所說聞中入流名為圓照法門其法殊勝第一予知而習之迨今十五年矣而聞自然之聲清亮交徹歲久愈甚尤資反聽之樂譬如世王與外國交戰戰勝而王迴奏凱樂之樂以為前導其喜可知矣因而對比其理今予之心王與外境交戰戰勝而心迴有

此清聲潛發助其歸趣殆相類也亦非貪着善境界  
且欲贊揚微妙音此音微妙又與形氣之樂不同也  
自得正修行之法但持無念之心堅自然無礙之性熟  
久則無生之道成道成乃自在無拘繫洞照無障蔽  
一一當自知言之不可及

有善言解空之眼見外物皆空叩觀音入理之門致內  
音相應妙而不測怡然自得馴致其道適我願兮

自古宗風爰分頓漸允臻其極任彼談高習則生常須

吾力到以決定智除猶豫情

見諸相之非相外無所障知一真之至真乃有所親具  
此知見庶幾乎與道為鄰

清明在心節槩如山法施將啟有志必堅私自慶喜孰  
能若此

處世之法推理安常出世之法息心達本叅同順入圓  
頓消融臻極含虛獲大安隱用一而足其在茲乎

欲其妙道當發至心掘地及泉定知見矣鑽燧改火孰

曰無之願力有加善根必植

難忍能忍殊勝之力也可行必行決定之行也二法相  
濟其道混成

一氣散而成形為萬物一性分而含識為萬靈寂然不  
動混而為一復歸於無強名曰道

遊心於世諦中者率多巧宦遊心於真諦中者亦有巧  
慧巧宦謂巧於仕宦巧慧謂巧於智慧夫道不同不  
相為謀此二知見之人終身異路而行

遇善境界得心輕安道芽已生也有佛菩提是真歸依  
道果將成也如此之事誰可與說

繫我甘休退仕官情銷落如出深谿壑如解久纏縛所  
以潛拏躍人多恐休退仕官情貪著如捨寶樓閣如  
失金囊橐所以不歡樂此理有安危迷人無忖度

至愚之人有如象卉蒼蒼然生植又如昆蟲蠢蠢然動  
息豈可與之談妙道哉

學成道心得無所得本體大空無秋毫挂礙妙用大明

無微塵點翳然後為得也

導引而勤四體本乎動者也晏寂而息諸緣本乎靜者也動靜交相養其是之謂乎

予自得心法者三謂無分別無固必無挂礙三者足用矣列而言之其理詳備若更要簡省則無挂礙之一足包餘二蓋緣無分別無固必都在無挂礙之域中耳

水靜而清久之益明心靜而清久之益靈諸有智者譬

喻得解予雖不敏其殆庶幾

深於相宗者初及門深於空宗者次升堂深於性宗者  
終入室得法階漸其理如此

吾從學道以來歷年浸久得箇休歇處得箇安樂處世  
間夢境之交爭胸中幻累之相縈吾皆洞見源底不  
用折蝨之力而勝之矣

吾思古人言不涉於是非色不形於喜愠者此乃士行  
也若能心不存於愛憎者此乃道行也



學古入官布在前言學古入道出於予意則象之智何所不可是故博覽詳求未嘗廢墜

影外有影之像浸微而踈夢中說夢之言重增其妄貪人所惑覺心自知

身之有無既委順於造化事之得失當委順於因緣吾心浩然歸二委順

心無障難無不悟身無障難無大苦世無障難無多故幸會之尤者三比類之同者少故予大耄之年而道

學彌深矣

予於三教之書各取八字統為法要儒教之書毛詩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道教之書老子道經云歸根曰靜靜曰復命釋教之書涅槃經云悟諸法性成無師覺子自視所得本末符契因目曰三和合法門結交游識今人面覽傳記識古人心識今人多有損益識古人多有勸成

心息相依混冥融怡息繇繇而若存心了了而常知非

音之音亦聞和而成文焉何勝如之

諦觀人倫之衆受生各有涯分含識各有限量不可以一理責之勿復追思分別此幾於道

義天垂象而參羅性海含空而妙湛混而為一粲然可觀天瑞海印於茲備矣

積金帛而為富不如廣藝文而為富據權位而為貴不如守道德而為貴吾之好尚有如此者

吾有則象智今於冥寂之法自立一名夫僧家謂之入

定道家謂之入靜吾以五鼓之際方當夢醒諸念之前未有緣起此時神氣脩然最清宜乎攝心直造真際因目之曰入清金剛三昧經云無住菩薩入清白處身心不動正是入清之理也

內典有云百千三昧予於法意無盡而所作章句聯翩患多因自謂之曰百千法門以理言之有何差別

楞嚴經有說圓融清淨覺南華經有說放曠逍遙遊此二者貫心達性表裏相應禪機道用何煩別求

酒是祿之美者詩為樂之心也清聖之醇耐風雅之高  
格助道餘品何以勝此

外護其身如惜干霄茂樹勿縱一斧之刃伐傷內護其  
行如惜渡海浮囊勿容一針之鋒穿破真修妙道之  
士當知二護之法

不擇情興處所隨時隨分常用入清之法

誣誣然趣死而不迴者如牛毛之多了了然見性而獨  
覺者如麟角之少麟之獨角猶以為瑞人之獨覺豈

不為貴有時諦思私自喜慰

諦觀己之情理有順有不順而欲人之情理皆順者非也又觀人之體候有和有不和而欲己之體候常和者亦非也反照對治是方便法

予偶追思從壯及老已身之髮膚未嘗用一針已心之法則自用百千箴字音雖同而名理有異

公平之舉無怨親上下之交無謫瀆此儒行也

人之身有如意有不如意厥理惟均是常也人之事有

如意不如意厥理惟均亦是常也

前言有云信順可以祈福慶夫達道之士若有既明且果而能信而順之則福慶可致決定之理也

予之志願求善利者二焉身心恬愉善利之常常者也  
神明清徹善利之深深者也其有大妙臻極不可以  
思議而速致者姑務存誠而匪懈是也

昧旦之前入清之際神清氣清音清境清衆清和會為  
清淵府乘乎高邈之興而有融怡之情孰知之耶孰

知之耶

既有覺心仍多義學老年壯志未始暫忘獨蹈大方安敢自謂枉入諸趣必無此憂

入道之要唯覺與力覺能照了而不迷力能堪忍而不動不迷不動協致無生

入不空空三昧到無住住境界此妙妙之心也

智慧有淺深人倫有分限肥遯高蹈雖為拔俗之標妙徹清升自是應真之道



十二時中有晝夜十二緣中有生死正覺大明之人洞分真妄故有決定歸心之處

自定晚年簡徑常行之法隨時隨處或坐或卧冥目冥心直入清徹妙音之境界乘興而然興盡而止

吾嘗諦觀上上智人求大雄正覺之道其法は無修之修無學之學無作之作無事之事無生之生無住之住無念之念無受之受無得之得無用之用其道是无體之體無相之相出世超絕與在世正對背宜乎

世人不知不見不信不重自然之理也

六度之名忍辱在其數夫真學之人若值人所毀辱而  
能堪忍不動此乃道力勝而德量大也當喜而不當  
怒蓋聞釋迦文嘗為忍辱仙人司空圖自稱耐辱居  
士雖非等倫而忍之大槩一也杜牧詩云忍過事堪  
喜理亦相符

迷心之緣起於無明展轉貪着重增蓋纏悟心之緣起  
於始覺展轉觀練重增曉達叩此兩端洞分真妄入

道之初門也

觀練精至修奉嚴恭期一報之歸全庶終天幸超三界  
而獨立仍存大心人不我知其志如此

內外二典悉知宗旨福慧二業咸有端緒年踰八旬益  
志於道子自能然非妄言也

吾有二愛自謂天然至理貫心愛清澄微妙之法善利  
垂世愛廣大教化之言難求款談逆甘塊處

吾於耄年自見二法德行陰密貫天地而著誠明理性

精真練身心而成寂照斯為至理斷在深表

吾於耄年又獲四愈支體愈輕神氣愈清祖述愈精觀  
照愈明人多見推吾亦自覺足以私喜夫復何憂

窮理盡性鉤深出重淵之魚進道忘勞致遠乘千里之  
馬真學之士有如此馬

人多愛功名富貴在世之事也我自愛禪定智慧出世  
之事也大槩如此言不能細分別

神仙之事於凡人中殊勝禪智之事於妙道中親功誰

同此意與之款談

隨時隨處隨其情況限量姑務存心但令不動不思不迷不著積習純深而已此法最為簡徑也

人之所好富貴權勢榮利嗜欲沒齒而已矣吾之所好閑適宴息清暢恬愉復性而已矣各從其志無由會議

古聖人有不思議解脫之法得以消融而釋其累古賢人又有無可奈何之歌得以曠達而養其和吾於此

中須求力勝

昔孫登謂晉嵇康曰子才多識寡難免於今之世矣子復思之又謂康得定力而失慧用何以名之耶傳述康之梗槩有奇才大量含垢匿瑕心師老莊善說養生之道斯則可矣無何縱情輕忽貴公子故觸禍機自貽誣謗而致害焉何慧用之有暨乎臨刑顧視日影索琴彈之而辭氣不撓非定力而何予於孫登言外得此新意因書其事以補闕文

釋氏書說如來之心起相而性不動道家書說至人之  
心順緣而真不失得意忘言其歸一揆

道心貫徹真入實際士風逐末止尚清談於茲洞分方  
為至鑒

體道自愛率有常準量飲美酒滌其煩慮何須大醉間  
讀異書味其新意不求甚解服衰佚老務養天和力  
竭外緣非吾所欲

追思壯年筮仕之初秉筆作氣好為張皇奮發之詞比

彼擊水搏風之翰飛刷燕抹楚之疾馳今茲大耋以  
道眼觀之是何顛倒想是何虛妄言此自知非之深  
者也

夫局束蹇淺蔽翳滯溺智不明也鹵莽滅裂因循遷延  
力不勇也能反是者大士之全德也

身老形必衰心老智必盛決定之理也形衰吾無懼智  
盛吾有喜人不知之自知之耳

圓覺經說身心為幻垢維摩經說煩惱為客塵我能知



之誰復如我

見五蘊空虛為深般若得一心寂滅是大涅槃此法綱  
宗資吾觀練

予年八十有二矣未嘗以針艾攻肌膚未嘗以几杖扶  
坐起老健同者幾何人哉

諦觀緣起端緒結為魔羅網吾當以勇健力揮智慧劍  
即時深去徑入清白處住鮮明法更不作方便漸次  
也

修證儀中發願偈有云且願此生無障難免令來世乏  
資糧臨終了了不昏迷自在隨心寄生處予因概舉  
障難之極者嬰於重病迫於全乏罹於大亂若無此  
三者是謂洪慶其諸悠悠細故不如意者何足蒂芥  
於胷中以為障難乎

歷觀世人少者老者四支六根其中或有虧廢者已獨  
不然又有資用大乏者全不得宗屬之力者已又不  
然省己之福居多矣其餘瑣瑣失志不當介懷何足

妨吾進道之心乎此乃對治之法親切者也

水靜則清清而後明明則照物物無遁形至人觀之得  
為心印入理樞要莫高於斯

處世之法以主善為師而允執厥中出世之法以惟道  
是從而不住於相至理備矣上智詳之

我心宴息既非逐境攀緣我心慧明亦免沈空住寂獨  
覺獨斷何須問禪

內典所說高原陸地不生蓮華糞壤之中種植滋茂因

知苦惱之會正是練心之處也

因看維摩經注本第七卷內說菩薩通達佛道之理詳其大意蓋謂菩薩之心在苦不以苦為挫衄在樂不以樂為貪欲種種之事一一如此可謂入平等大空之法也苟不能然則非佛道是一切凡夫之情耳

自覺老年道心益壯以功名富貴為妄認之物以觀練薰修為力行之事塊然寡合固當然與息緣任運觀妙練真入道大端此為綱要

處世間上善之事莫若抗心希古出世間上善之事莫若澄神定靈摠持宏綱兩端足矣

法華經云諸有智者以譬喻得解今舉一法麤相易曉而受害者內典以貪瞋癡名為三毒夫人衣中有三毒蟲不去之可乎食中有三毒藥不去之又可乎人於心中有此三毒藥尤在親切之處而常存留試審思之得曰智乎去此三毒比漢壽亭侯命醫破臂刮骨去流矢之毒何者為難

世間之法大妙者謂之數術蓋以物有成壞之數推窮  
以至根極者能然也出世間之法大妙者謂之神道  
蓋以心有聖神之道脩練以至明徹者能然也道與  
術以大小分名可以智曉不可以言宣

吾於妙道天機積年窮理會則深會其體不別說則難  
說其法無窮萬一神交相視莫逆

心法都如天空即可矣夫處世之心以道家遠觀評之  
但有一塵沙許障礙未行到逍遙之墟出世之心以

禪家妙觀評之但有一絲毫許縈挂未得入解脫之門不在引喻證據直用此言明理

諦思真性之外一切之形皆夢幻也一切之情皆塵垢也一切之緣皆影響也胡足為累是名達觀恢為度門唯明入道之深心可致還源之妙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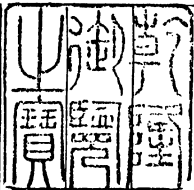
自念立心無疑而信真功德大調御學道有應而覺善境界妙吉祥超然絕倫云何不樂

當師大達逍遙於無何之鄉勿逐羣迷汨沒於夢幻之

境意取足用吾昏了知

吾今特立安心之法凡三馬大畧兼該包舉已述重重  
教中之理次第足用耳第一無思第二觀空第三對  
治自向意中推演不能筆下敷陳

凡一百七十七章





法藏碎金錄卷十